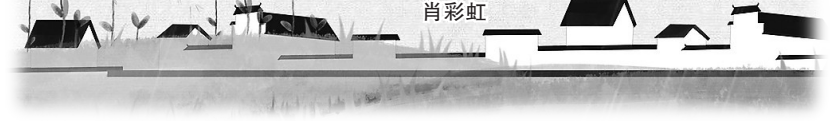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乡风物

## 远去的习俗——“走夏”

肖彩虹



在端午节和中秋节相隔三个多月的时间里,还有个节日便是“走夏”。说“走夏”是节日,却没有固定哪一天,若说其不是节日,但从小到老,每到夏天,又总牵挂着这一天,要稳稳妥妥安排好这一天。确切地说,“走夏”是夏天里一个可以任由人来自行安排的节日。小时候是盼望着去姥姥家“走夏”,结婚后是惦记着去娘家“走夏”。

给玉米地锄过第二遍草,楼好壕沟,地里的农活基本结束,除了一早一晚去地里摘点蔬菜,便可以把大把的时间放在家里避暑。这时,母亲便开始盘算哪天去姥姥家,这是我们夏日里最开心的事。因为去姥姥家,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慰劳自己的五脏六腑,而且母亲会给我们缝夏天穿的新衣服,让我们去姥姥家显摆显摆后,就可以穿一个夏天了。这两样,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哪一样都会让我们兴奋地天天追问母亲去姥姥家“走夏”的日子。

母亲给我们缝新衣是“走夏”的一个陪衬,“走夏”的主要内容,是给姥姥做油圪馅儿,并给姥姥姥爷添置夏天的新衣服,我们

感兴趣的是给姥姥做油圪馅儿。

做油圪馅儿是件繁琐的事。先要发面,早先母亲是用白玉米面和白面两样面,后来日子越过越好,就只用白面了。夏日发面只要一天半天就好了,母亲端出蒸笼,把灶火生旺,便开始蒸油圪馅儿。试好碱面,把一小团面搓成长条,再按扁,上面抹上油,卷成一个圆锥体,然后两根手指放椎体中间,开始往外抻,抻到碗口大的圆形就做好了。从上看,是一个漩涡把月亮围了起来,从下看,便是月亮掉进了井里。把油圪馅儿蒸熟,才做好了一半。待油圪馅儿凉透,已是黄昏时分。母亲蒸完面,提前就把火封成小火,将铁鏊子放火上,便开始给油圪馅儿烘干。先把油圪馅放炉子里用小火烤,待面皮烤黄,再拿出来放鏊子上面焙。里面烤,外面焙,母亲满身满脸的汗,脸红得如熟透的桃子,一边翻烤着油圪馅儿一边问我们香不香。厨房里又热又闷,可我们就是不忍出去凉快。等母亲把一筛子的油圪馅儿烤完,我们就开始和母亲拉开了“大锯”。

“妈,我能不能吃一个?”

母亲擦擦满脸的汗,说,“不行!那是给姥姥的。”

“就吃一个不行?”

“不行!”

“我们分吃一个可以吧?”

“不行!”

“为什么?”

我们已经满脸生气了。母亲说,“油圪馅儿是有数儿的,吃一个就少一个,不够去姥姥家了。”

“哎呀!妈!你就不能多蒸几个?”

母亲看我们快哭了,便放声大笑,从筛子的底处翻出一两个色相不好的油圪馅儿说,“把这俩你们分吃了吧,不好看,拿出去姥姥会笑话的。”

我们喜出望外。吃油圪馅儿时,我们不会像吃馍馍那样一口一口咬着吃,而是要先把中间那层薄薄的月亮掰下来吃了,再转着圈一层一层地掰着吃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,母亲一起磕子,便领着我们去姥姥家“走夏”。一踏进姥姥家的老院子,一股凉风便迎面吹来,好不惬意。拐进三门,姥姥听见动静早迎了出来,看见我们便笑着打趣说,“大热的天,都来干甚了?快回狼儿掌去吧!”嘴里说着却早给我们掀起了堂屋的竹帘。

中午,舅舅们干活回来,屋子里热闹起来。看书的看书,听小说的听小说,吹笛子的吹笛子,我们一会儿围着他大舅看他在读什么书,一会儿围着二舅一起听小说,一会儿又围着小舅让他吹《洪湖水浪打浪》,虽然不是过年,但一点不输过年的热闹。待母

亲和姥姥一声“都来吃饭了!”我们才猛然想起,今天是冲着猪肉臊子扯面来的。母亲给姥姥做的油圪馅儿,有一半是被我们消灭的。

过了些时日,一大早,听到院门口呼唤“姐姐”的声音,我们便飞奔出门,舅舅来了。舅舅带着姥姥给我们做的油圪馅儿来“走夏”了。除了油圪馅儿,姥爷还会把他卖的水果蔬菜给我们带一些,舅舅来的这一天,便是我们夏日里最快乐的一天。这一天母亲肯定不会发火,肯定不会满脸愁容。舅舅来我们家“走夏”,母亲自是要给舅舅做好吃的。中午鸡蛋臊子扯面,晚饭烧油饼配米汤,都是好几个月才吃一次的美食。舅舅来“走夏”,通常都要帮母亲做一些重体力活儿。

“走夏”,除了出嫁闺女回娘家“走夏”,订了亲的姑娘女婿也要“走夏”。未过门的姑娘去婆家多是提10斤白面,再加两瓶罐头,女婿到丈母娘家“走夏”,是20斤白面加4盒罐头。婆婆接待来“走夏”的准儿媳妇,通常要给儿媳过夏钱和一块夏天的布料。黄昏时分,去“走夏”的姑娘一回村,好事的人便会问婆家给了多少过夏钱?

如今,某个夏日,母亲会拎着一箱方便面和一箱牛奶出其不意来到我家,我很是诧异,问母亲怎么不打电话就来了,还拿着东西。母亲一脸无奈地说,现在都不“走夏”了,城里家什不得手,蒸不了油圪馅儿,我来给孩子送点吃的,看看孩子。

猛然间,我悟出了“走夏”的涵义。原来,“走夏”走的是一种浓浓的亲情!

## 方言俚语

## 东拉西扯说“揽戏”

郝妙海

在太原郊区,有一个常用的方言词,叫“揽戏”。

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“揽”字条下,有“用胳膊围住别人,使靠近自己”“用绳子等把松散的东西聚拢到一起”“拉到自己这方面或自己身上来”“把持”等四个义项。用“揽”字组成的词,也只有“揽承”“揽储”“揽存”“揽活”“揽总”5个。在其它字词书中,还可见到“揽胜”“揽持”“揽秀”“揽收”“揽权”“揽工”“揽权”“揽存”等众多以“揽”打头的词儿。但都没有“揽戏”这个太原人常用的方言词。

“揽戏”,照字面意思,应该是承揽下了唱戏的活儿。在太原郊区,提到这个词时,更通俗,也更口语化的说法,是“揽下(或上)戏了!”如更进一步,则说“揽下洋戏(或大戏)了!”一个普通中,揽下戏是无法唱的,而揽下洋戏,就更唱不来了。因而,这个词语面外的意思,是惹下麻烦,甚至是惹下大麻烦了。

之所以会“揽下戏”或“揽下洋戏”,在太原当地的语境中,大都是指为人说话办事不过脑子,不分场合,不看对象而造成的。也就是说,大多是自找的。

对于这种自找麻烦、自讨苦吃、自找罪受的行为,在太原郊区,还有一些很形象的说法,试举几例:

“惹下扳不倒”。“扳不倒”,是一种呈坐姿的人形玩具,其最大的特点,就是“扳不倒。扳倒又起来。”小孩玩玩,倒也有趣。但若有大人偏要和它较真,那就是自找无趣了。在现实生活中,也有“扳不倒”一类的人物。他们得理不饶人,无理更要抢三分,常常是胡搅蛮缠,一旦

## 走遍山西

## 大同美食之黄焖丸子

杨博文



先说什么是黄焖?

焖,食物先用油过一下,然后放在锅里,加上作料和水(水量不要漫过食物),煮开之后,改用文火炖,炖到汤汁少而浓后出锅。

所谓“黄焖”与“红焖”之别,在于制品颜色深浅不同,可用糖色来增加“红焖”的颜色。

黄焖丸子的做法:

- 1.将牛肉洗净,剔净筋膜,斩成肉糜;
- 2.放入碗中,加鸡蛋、细盐、姜末、黄酒、水淀粉15克(淀粉10克加水)拌匀上浆;
- 3.笋切成丝;
- 4.沙锅置旺火上烧热,放花生油烧至六成热,左手抓肉糜,从虎口处挤出桂圆大小的肉丸子,入油锅中炸制;
- 5.3分钟后,滗去余油,加牛肉汤、酱油、冬笋丝、味精,用小火焖烧15分钟,放入葱段,用水淀粉10克(淀粉5克加水)勾芡,用铁勺推匀,淋上芝麻油,起锅装盆即成。

## 小说

这让牧民们很惊奇,他们问这些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,其实他们和乐器只隔了一层红绸子。这些牧民没看过文艺演出,也没有见过把土包铲平了挂红绸子的土台。

乐器嘎吱嘎吱的声音响完之后,海兰花的妈妈山丹从红绸子边上掀开一个小缝走了出来。她身穿绿蒙古袍,头系红绸带,鲜艳夺目。

山丹走到台中央,左手四指和右手四指扣在一起,双手一上一下。她眉毛和上眼皮都描了墨线,两腮涂红,开口说:“赛罕汗乌拉旗乌兰牧骑慰问演出,现——在一——开——始!”

坐在台下的村干部拼命鼓掌,牧民们没鼓过掌,他们看村干部鼓

掌也学着双手对拍,但有点不习惯。如果整个演出都要鼓掌,手会鼓肿的。后来村干部停下了,他们才停止鼓掌。山丹在台上微笑着,她双脚脚尖前,一只脚脚尖朝前,另一只脚的脚尖朝东。看上去,她两条腿变成了一条腿,十分苗条。

这时候,巴根爬上了土台子,他拉着山丹的手,大声喊:“这是我妈妈!”台下轰地笑起来,山丹用眼神示意巴根离开,巴根不干,面对这么多人展示妈妈,他心里非常自豪。山丹把巴根推回红绸子里面,巴根冲出来,坐在地上蹬腿哭起来。山丹只好牵着他的手,说:“请欣赏第一个节目——舞蹈《草原女民兵》,表演者龙棠、琪琪格玛、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40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贵丽丝花。”说完抱起巴根跑到台侧。

说着,三个穿蒙古袍的女演员走到台前,其中有铁木耳的妈妈龙棠。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红色蒙古袍,腰系绿绸带子,蒙古袍下摆一角掖进腰带里面。她们的辫子一样长,摆在肩膀前边,每人手里拿一支木制步枪。

## 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40

乔忠延 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可是,后娘的病好了后,还是看不顺眼,仍然不是骂,就是打。他找父亲说理,父亲不由分说,一顿臭骂,还把他赶出了家门。舜流着泪,离开家来到了历山,搭了一个草棚,在这里安家,垦荒耕种。

舜耕历山就这么开始了,也就不止一次走进了古籍。自战国时期的

《墨子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,到西汉时期的《史记》《淮南子》,都有过关于舜耕历山的记载。舜不仅在历山耕种,还帮助平民解决土地纠纷,和谐了关系。历山在舜的主导下发展很快,《吕氏春秋》和《史记》都有“一年成聚,二年成邑,三年成都”的说法。

由此得知,舜耕历山后,历山的生产得到了大发展,居住的人也增多了,成了远近闻名的聚落,大臣才会一致推举虞舜。帝尧闻知就去寻访这位公认的贤人。登上历山,满眼都是坡地。大片坡地却被一条条垄线分割成条条块块。帝尧有些诧异,这垄线有什么作用?他走近田边,问一位老农。老农告诉他,千万别小看这垄线,过去农

家常因为地多田少发生口角。自从有了垄线,人们各耕其田,再也没有争端。帝尧听得异常欣喜,禁不住问,这是谁的主意呢?老者用手指着正在耕田的一位后生。

帝尧便朝那位后生走去。到了田边一看,他耕的田地比别人的平整多了。远远望去,后生的犁后挂着簸箕,他不时地敲一敲,这是干什么?帝尧心存疑惑。待后生耕到这边田头,他上前打问,后生微微一笑,对他说:

“牛耕田很累,我不忍心打它们。”

帝尧欢喜地看着后生,说:“你真是个善良的人啊!”

后生又说:“再者,我一鞭下去打不到两头牛的身上。打黑牛。”

故事